

晚唐詩人羅隱，才高八斗，聞名遐邇。但在諸侯割據、門閥等第甚重的唐末，終因其貌不揚，出身寒微，且恃才傲物，性鋒鏦，不得罪權貴，先後八次獲薦赴長安考試，竟一無所獲。直到他五十五歲，東歸錢鏐，才混上個錢塘縣令。失意官場的一生和飄泊遊宦的經歷，使之對現實和歷史有超乎尋常的識見。在他傳世的詩文中，展現了與眾不同的獨特視野。這種視野的一大獨特處，即為羅隱站在被侮辱、被壓迫的女性立場，看待歷史事件和歷史人物，挑戰傳統的世俗偏見。

詠史詩在帝國走向沒落的晚唐，盛極一時。與皮休、陸龜蒙、司空圖等齊名的羅隱，寫下五十多首詠史詩，其中有以下兩首：「家國興亡自有時，吳人何苦怨西施。西施若解傾吳國，越國亡來又是誰？」（《西施》）

另一首作於唐僖宗避難四川的時候，題曰《帝幸蜀》：「馬嵬山色翠依依，又見鑾輿幸蜀歸。泉下阿蠻應有語，這回休更怨楊妃。」

文字通俗明快，立意一反俗見。對「紅顏禍水」論大加撻伐、嘲諷！在前人和傳統的觀念裡，似乎西施、楊玉環這些傾國傾城的美女，都是亡國之禍責。羅隱撥開歷史迷霧，對「紅顏禍水」設問、質疑，引領人們去思索吳國滅亡、安史之亂的歷史原因。把一個國家或某一朝代敗亡的責任，完全放在女人身上，是不公平的，也是違背歷史事實的。按「紅顏禍水」的邏輯，最高權勢者的夫差、李隆基們，他們對國家、朝政該負的責任在哪裡？沒有他們的奢靡、腐敗，信用宵小、自亂綱紀，國何以亡亡，政何以衰？在皇權主宰的社會中，「怨西施」、「怨楊妃」的「紅顏禍水」論，其實只是為權勢者洗刷罪過、開脫責任的藉口而已。羅隱詠史，將批判的矛頭指向高居廟堂的皇帝，並全力替西施、楊貴妃辯護，其論史的女性立場，了了分明。

落魄文人的羅隱，冒天下之大不韙，以這樣露骨的詠史詩譏諷唐僖宗，他的連年不第也就不奇怪了。招惹最高權勢者，能有好果子吃嗎？正像當時一位學子劉質贈詩所說，「人皆言子屈，我獨謂君非。明主既難遇，青山何不歸。」留給羅隱的，只有一條歸去之路，「一船明月一竿竹，家住五湖歸去來」。做了二十多年科學幻夢的羅隱，只能無奈回江東。

詩作甚佳的羅隱，又被文學家推為「晚唐小品文第一人」。其雜文集《譚書》中的歷史小品《越婦言》，重構了朱買臣休妻的故事，用以暴露官場的虛偽、醜惡。載於《漢書》的這個故事，本意在頌揚朱買臣，貶斥窮困中拋棄丈夫的買臣之妻；但在羅隱筆下，苦讀時揚言「以匡國致君為己任，以安民濟物為心期」的朱買臣，一朝功成名就，卻尸位素餐，無所用心，「向所言之，蔑然無聞。豈四方無事使之然耶？豈急於富貴未暇度者耶？以吾觀之，矜於一婦人則可矣，其他未之見也，又安可食其食？」羞憤的買臣之妻，寧可餓死，也不吃嗟來之食，「乃閉氣而死」。作者借買臣妻之口，控訴朝廷官僚的虛假做秀，同時為買臣之妻翻案：她沒有辜負丈夫，反為夫君的虛偽醜陋而哭泣。這種為社會底層婦女立言、張目之女性視野，與前述詠史詩一派相通。其思想的深刻就在，總把批評鋒芒對準強勢的權力和整個男權社會，不留半點情面。一千多年前的羅隱能有這種境界，殊為難得。清代王乃敏的《羅隱異墓》詩，似可作羅隱詩文的確評：

「晚唐詩筆健，給事老江東。道稿千秋在，文人影響同。」

羅隱論史的這種獨特視野，對後世學者、文人的影響，在浙江鄉黨的魯迅身上顯露無遺。一九三四年末，魯迅滬上的魯迅寫雜文《阿金》，他說：「我一向不相信昭君出塞會安漢，木蘭從軍就可以保衛；也不信她亡了殷，西施沼吳，楊妃亂唐的那些古老話。我以為在男權社會裡，女人是決不會有這種大力量的，興亡的責任，都該該男人的負。但向來的男性的作者，大抵將敗亡的大罪，推在女性身上，這真是一錢不值的沒有出息的男人。」羅隱與魯迅間的文化傳承，如此明顯，許是因為他們對現實社會有着清醒的洞察力，又有同樣的女性視野的緣故吧。

於今，「情婦誘貪」說不絕於耳，它是否「紅顏禍水」論的翻版，真值得我們細細考量。

牛肉麵、金器、廣告和鈔票 春璇



據說，熱帶雨林的霸王鱷魚是這樣送命的，當它被深植泥地的尖刀戳中時，不僅不知退還，反而用蠻力向前爬行，從而把自己像香瓜似地剖成兩半。我們人類生活中也有這種悲劇，挺好的一個人，平時講道理、慷慨、有禮，卻因為小小貪婪，瞬間變得面目可憎，從道義上毀了自己。

略扯遠一些。有位在山東經營牛肉麵店的朋友近日赴香港旅遊，說及開店插曲：一些蠻要好的熟人，忽然跑到店裡來，要求吃免費牛肉麵。當受到拒絕時，就大叫「喊你們老鬧出來」。老闆慌忙出來一看，是熟人不假，於是吩咐店員把牛肉麵端給他，並當面關照，「記在我的賬上。」一碗麵不過十六元，但多年友情也化為烏有了。是，做餐飲業最不能忍受的委屈就是吃霸王餐，不管誰！為吃免費餐卻失去朋友的熟人一肚子牢騷，罵老闆吝嗇小器，見錢眼開，甚至為富不仁。從事其他行業者也有類似苦衷。一位傳媒從業員說，有朋友上門求他，為某某關係者登免費廣告。遭婉拒後，對方也是當場翻臉，憤怒的理由與邏輯和牛肉麵如出一轍，「不就是敲敲鍵盤，打幾行字嗎？舉手之勞的『小忙』都不肯幫，太不夠朋友了吧？」

我當場問：那出售首飾的金器店呢？可以肯定，在那種場合，再熟的朋友，即使一粒金屑，也不敢強索。至於銀行，就更不要說了。因為首飾店與銀行涉及的是貴重物品，它們像火燭一樣，不可弄損，不可兒戲，連「瓜田李下」的嫌疑都不可招惹。是，睜睜站在門口的持槍警衛吧，在緊急時刻，他們會毫不猶豫開槍，像打野豬似地把大把鈔票彈結實射進搶劫嫌疑犯的寬背裡。

沒錯，索免費牛肉麵和廣告只是「貪小」——小得不能再小的錢，但手法惡名昭彰。這種貪婪一旦露出，就無法挽回，成為追悔莫及的恥辱回憶。因為斷送掉的，是無比昂貴的友誼、人格和尊嚴。

羅隱論史的視野



詩作甚佳的羅隱，又被文學家推為「晚唐小品文第一人」。其雜文集《譚書》中的歷史小品《越婦言》，重構了朱買臣休妻的故事，用以暴露官場的虛偽、醜惡。載於《漢書》的這個故事，本意在頌揚朱買臣，貶斥窮困中拋棄丈夫的買臣之妻；但在羅隱筆下，苦讀時揚言「以匡國致君為己任，以安民濟物為心期」的朱買臣，一朝功成名就，卻尸位素餐，無所用心，「向所言之，蔑然無聞。豈四方無事使之然耶？豈急於富貴未暇度者耶？以吾觀之，矜於一婦人則可矣，其他未之見也，又安可食其食？」羞憤的買臣之妻，寧可餓死，也不吃嗟來之食，「乃閉氣而死」。作者借買臣妻之口，控訴朝廷官僚的虛假做秀，同時為買臣之妻翻案：她沒有辜負丈夫，反為夫君的虛偽醜陋而哭泣。這種為社會底層婦女立言、張目之女性視野，與前述詠史詩一派相通。其思想的深刻就在，總把批評鋒芒對準強勢的權力和整個男權社會，不留半點情面。一千多年前的羅隱能有這種境界，殊為難得。清代王乃敏的《羅隱異墓》詩，似可作羅隱詩文的確評：

「晚唐詩筆健，給事老江東。道稿千秋在，文人影響同。」

羅隱論史的這種獨特視野，對後世學者、文人的影響，在浙江鄉黨的魯迅身上顯露無遺。一九三四年末，魯迅滬上的魯迅寫雜文《阿金》，他說：「我一向不相信昭君出塞會安漢，木蘭從軍就可以保衛；也不信她亡了殷，西施沼吳，楊妃亂唐的那些古老話。我以為在男權社會裡，女人是決不會有這種大力量的，興亡的責任，都該該男人的負。但向來的男性的作者，大抵將敗亡的大罪，推在女性身上，這真是一錢不值的沒有出息的男人。」羅隱與魯迅間的文化傳承，如此明顯，許是因為他們對現實社會有着清醒的洞察力，又有同樣的女性視野的緣故吧。

於今，「情婦誘貪」說不絕於耳，它是否「紅顏禍水」論的翻版，真值得我們細細考量。

樂朋

落魂文人的羅隱，冒天下之大不韙，以這樣露骨的詠史詩譏諷唐僖宗，他的連年不第也就不奇怪了。招惹最高權勢者，能有好果子吃嗎？正像當時一位學子劉質贈詩所說，「人皆言子屈，我獨謂君非。明主既難遇，青山何不歸。」留給羅隱的，只有一條歸去之路，「一船明月一竿竹，家住五湖歸去來」。做了二十多年科學幻夢的羅隱，只能無奈回江東。

孔子墓前



孔之墓，座落在曲阜城北孔林西側。

公元前四七九年，七十三歲的孔子飽受世態炎涼，溘然長逝，「有事弟子服其勞」，子貢、子路等衆弟子將恩師薄葬於泗水之畔，墓而不墳。好個子貢，忠孝雙全，尊師如父，不僅在墓旁手植楷樹，以物悼人，而且結廬守陵，朝夕心喪，長達六年之久。現今孔子墓西仍存房屋三間，立有「子貢廬墓處」石碑，是對這位先賢尊師敬孔事跡的讚許。

漢以後，孔子的學說得到尊崇，政治地位顯著上升，達到驚人的程度，其墓也封土高築，墓而像墳，有了大的修繕，終於築成高約五米，徑長三十餘米的「馬鬣封」。與衆不同的是，孔子墓立有大小兩塊碑，小碑在後，刻有五十代孫、衍聖公孔元措篆書「宣聖墓」；大碑在前，為明正統年黃養正篆書「大成至聖文宣王墓」，此碑文革時被砸碎，後被修復。

孔子晚年是寂寞的，但葬後並不孤寂。孔子墓東，其子孔鯉墓與之相伴；孔子墓南，是孫子孔伋墓，聖人八代男丁單傳，艱難延續孔家香火，祖孫三人生

死不離，象徵永世團圓，很符合孔子後人的心願，故孔子墓有「領兒抱孫」的形容。到後來，朝廷多次撥款擴林，修建園內設施，孔林的地盤逐漸擴充，至清末，面積已達三千八百畝。以孔子墓為起點，墓群大致由西向東拓展，各代墓葬相對集中，估計十萬餘座，子子孫孫環繞四周，陣容龐大，「未知生，焉知死」，可見孔子生前始料未及！園內古柏參天，荒草沒人，空氣潮濕，鳥鳴蟲嘶，尤感靜寂肅穆，各式牌坊、石碑、墳頭密如蛛網，掩映在茂密的植被之中，有時雜草封路，正抬腳間，「轟」地一團蚊蟲飛起，撲面而來，十分瘆人！

孔林的變遷與皇室息息相關。孔子墓東，留有三座古亭，稱「駐蹕亭」，分別為宋咸平年和清康熙、乾隆年所建。歷代帝王有祭孔的傳統，除在京城省城祭祀，有時皇帝不遠千里，御臨孔林拜祭，就在亭間小憩。除了尊孔，甚至還與孔家聯姻，典型的莫過於乾隆皇帝，為了給容貌有瑕疵的女兒消災除禍，將女兒改為漢姓，嫁予聖人之後，七十二代孫、衍聖公孔憲培。乾隆皇帝先後九次到曲阜，祭孔探親兩不誤，女兒卒後也隨夫合葬孔林。

孔林之內名人多，除了老祖宗，孫子孔伋好學不



孔子墓前（攝影）

霍無非

生兒育女：巨額「親情帳單」

蕭愚

如今在內地大都市，養孩子是家庭最大的花費，撫養費和教育費大約佔家庭開支的三至五成，將一個孩子養大成入，少則數十萬元，多則上百萬元，巨額花費相當於買一套房屋。有人說，買房屋還會升值，生兒育女卻是負債資產，因為在過分寵愛孩子的中國家庭，如今父母養兒女、兒女養他們自己的兒女，單向付出的巨額投資通常都無法回收。

半年前榮升爸爸媽媽的廣州袁某夫婦「叫苦不迭」：小寶寶一個月的奶粉錢要七百多元，紙尿褲一個月要六百多元，請住家保姆包吃包住還要給一千五百元工資，每個月養兒開支至少三千元，但袁某夫婦月入總共才四千元，需要父母資助度日。而袁某的姐姐說，你「養兒啃老」才剛剛開始，今後的花費還多着呢！袁姐姐的女兒今年十七歲，和許多都市孩子一樣，從幼稚園時開始，課餘參加鋼琴、繪畫、英語等課外班，每月僅課外班的學費就過千元。最近袁姐姐更為女兒請了美籍教師練英語口語，每小時學費高達二百多元，每周學兩小時，一個月花費兩千元。袁姐姐說，雖然她和丈夫收入都不低，家庭月入一萬元，但連生活費和各種學費，女兒每月要花掉五千元。和許多都市小康家庭一樣，袁姐姐準備送女兒到國外留學，她打算賣掉自家住房回娘家住，籌集六十萬元供女兒留學用。

儘管眼下金融海嘯，但無論經濟是否景氣，中國新一代獨生子女的爸爸媽媽們普遍抱持「再窮不能窮孩子」的想法，尤其是大都市家庭，特別捨得在孩子身上花錢。有學者稱，對上海市徐匯區的一項社會調查顯示，父母養大一個身體健康的孩子平均要花掉四十九萬元。

近年來，內地一些中小學讓學生和家長一起填寫「親情帳單」，算一算孩子從出生到完成學業要花費父母多少錢？未來要多久才能回報父母？學校布置「親情帳單」作業，目的是讓學生懂得珍惜懂得感恩。重慶一間小學三年級的班主任，讓學生和家長共同填寫「我的親情帳單」，收回的一百多份調查顯示：每名學生從出生到完成學業，人均要花費父母五十四萬元。其中，最「貴」的一份「親情帳單」更高達一百四十多萬元，這份「親情帳單」是劉姓同學的，她家境優裕，計劃將來出國留學，因此計算出來的費用比較高。

新一代的獨生子女，對父母甚至對祖輩的依賴更勝往昔。許多老人感歎，當初想著「養兒防老」，如今卻成了「養兒啃老」。經濟不景，就業艱難，不少待業的大學畢業生，以及失業下崗的中年人和他們的子女，需要父母和祖父母們供給部分或全部生活費用。

月入過萬的郭家夫婦結婚七年仍未生育，他們說，生孩子其實是負債資產，與其花鉅款生養一個孩子，不如買一套房屋出租賺錢養老。他們住着一套結婚時買的價值三十萬元的房屋，最近又開始供另一套價值七十萬元的房屋。不少丁克族認為，生養孩子不但投入鉅資無法收回，而且終身都要為兒孫們出錢出力，弄不好養完兒子還要養孫子，與其「養兒啃老」，不如「買房養老」為佳。

母親的「志願」

流沙

某年，有個內地女孩高考考得不錯，但她的母親一定要讓女兒填報一所師範院校。女兒答應了，但在選擇專業上，母親又固執地要求女兒填報音樂教育專業。

這下女兒不答應了。女兒對母親說，大家都知道，在任何一所學校裡，音樂老師都是默默工作的一群人，她們不是學校的骨幹，得不到校領導的重視，外出培訓輪不到，外出旅遊也輪不上，收入也是所有老師中最低的。媽媽，難道你讓我以後做這樣的老師嗎？

母親問：「那你是否覺得她們不快樂嗎？是不是整天愁眉不展？」

女兒說：「那倒沒有。相反，她們在所有老師中，往往是顯得最年輕漂亮的，她們走在校園裡的時候，總是輕輕地哼着歌；她們的臉上總是漾漾着微笑；上課的時候，她們總是沉浸在音樂的海洋中。」

你對整體布局及中國字體的結構能夠準確把握，你就能寫出一手漂亮的字，而且可以達到筆鋒蒼勁有力、結構錯落有致、用筆行如流水的境界。

王靈賢展示了二十個大小不一的勺筆，最大的直徑有十二厘米，小的僅一厘米，大的能寫出一米到一米五的大字，小的則能寫出水筆效果。王靈賢說：「中國的書法藝術博大精深，不管是管毛筆還是用其他的書寫方式，只要達到中國書法的效果就是對中國書法藝術的繼承和發揚。」

為了推廣中國書法，王靈賢到處講課，還帶了二十多個學生，這些學生來自全國各地的各個行業，大的有七十多歲，小的僅有幾歲。王靈賢說：「只要有個人來學，我就免費教授，決不保留。」

，忘乎所以……我喜歡上她們的課。」

母親問：「那你以後願意像她們一樣工作，一樣快樂嗎？」

女兒說：「那我做不到。」

母親問：「為什麼不能做到像她們一樣快樂工作呢？」

女兒說：「因為她們總是得不到重視，這讓人太鬱悶了。」

母親輕輕嘆了一口氣，說：「每一個從事藝術教育的老師，在她們的最初選擇時，就已經知道在一個應試教育的環境裡，自己會遭到怎樣的待遇。但是，只要她們真的熱愛藝術教育，她們就會從藝術中得到常人所能得到的快樂，這種快樂足以讓她們原本浮躁功利的心情平息下來，在學校裡，她們一般不會與人爭鬥，也不需要學校給她們什麼先進，她們總是默默地做着自己份內的事，她們喜歡自己的工作，而且這份工作帶給她們的是快樂，而不是壓力。」

「問題是，你能保持住一份平常心，並且好好地把握自己的心態嗎？」母親問。

女兒若有所思，但她仍然下不了決心。

母親說：「我不會強求你的選擇，但是，我非常希望你像那些從事藝術教育的老師一樣，能享受工作，也不與人爭。我更希望，每天早晨看着你哼着歌出門，傍晚能帶着微笑回家。」

但女孩最終沒有填報音樂教育專業。因為她不能認同母親的觀點，她甚至覺得母親的觀點過於悲觀。有哪個人在真正人生的一開始，就有意識地規避競爭呢？

但我卻並不認為這位母親過於悲觀，她的「志願」，充滿了母愛的憐憫。她指給女兒在這個到處充滿殘酷競爭的社會中，一個脆弱的、小小的「自我空間」，她希望女兒能生活在這樣的一個「自我空間」裡，享受生命的過程，享受工作的快樂，享受生活的樂趣。她其實是一個智者。只是，對她，很多人並不懂。

夏威夷

人與事

直到一九九八年的某一天，王靈賢從電視上看到戰爭年代，地下工作者在茶館用筷子蘸水，在桌上寫字傳遞情報。當時便想起父親說過祖先曾用木勺寫字的故事，於是就下定決心，一定要把勺筆研製出來。」

第二天他便買來了鐵質、銅質、塑膠等大大小小的勺子幾十個，開始練習用勺筆寫字。他想像與現實用的總是相距甚遠：「勺子表面太光滑，墨汁的流速和流量根本無法控制。」墨汁流得慢，少，寫出來的字看起來乾枯乏力，無立體感；流得快、多，就造成墨堆太多，無法成字。儘管如此，王靈賢仍每天在大量的舊報紙上練習，且樂在其中。

能否在小勺內側壁增加一個特殊物，不僅控制墨汁的流速，還增加了墨汁的儲存量？在歷經四年的實驗之後，他終於將勺筆研製成功。在隨後的一年裡，王靈賢申報了國家專利。一年後，王靈賢又創製吸一次墨，可書寫一千多字的自來水勺筆，並在二〇〇六年獲得了國家專利。

一毛筆是以按、提來掌握墨汁的粗細，通過與紙張磨擦達到與書寫效果的控制，勺筆則用勺尖、勺側與紙的接觸面來控制字體的大小與粗細。「勺筆是硬筆書法，書寫時，眼不到心先到，筆末落字先成。」只要一手漂亮的字，而且可以達到筆鋒蒼勁有力、結構錯落有致、用筆行如流水的境界。

王靈賢展示了二十個大小不一的勺筆，最大的直徑有十二厘米，小的僅一厘米，大的能寫出一米到一米五的大字，小的則能寫出水筆效果。王靈賢說：「中國的書法藝術博大精深，不管是管毛筆還是用其他的書寫方式，只要達到中國書法的效果就是對中國書法藝術的繼承和發揚。」

為了推廣中國書法，王靈賢到處講課，還帶了二十多個學生，這些學生來自全國各地的各個行業，大的有七十多歲，小的僅有幾歲。王靈賢說：「只要有個人來學，我就免費教授，決不保留。」

搖頭，Yes



上學時，我記得英語老師教了一首順口溜，其中有一句是：點頭Yes，搖頭No。我以為這是世界不變的通律：點頭，同意；搖頭，不同意。可在土耳其的伊斯坦布爾，我和妻子卻為此惹了麻煩。

土耳其的伊斯坦布爾，是橫貫歐亞大陸的城市，曾為羅馬、拜占庭、奧斯曼三大古代帝國的首都，其旖旎的自然風光和豐富多彩的文化遺跡，使我和妻子流連忘返，十分着迷。

夕陽西下，佇立在博斯普魯斯海峽邊，落日的餘暉映照在窗戶上，射出點點絢虹，我和妻子由衷地感歎：它不愧是世界上最美麗最動人的城市。伊斯坦布爾，真美！

一天，我和妻子漫步在伊斯坦布爾的街頭，好奇地打量着充滿神秘色彩的宮殿、教堂、清真寺。每到一處，我和妻子都讚歎不已，然後拍照留念。

街上，有小姑娘向我們兜售小飾品。我和妻子都不懂當地語言。為了避免麻煩，我們不說話，光搖頭，意思是，我們不會買她的小飾品。哪曾想，小姑娘一看我們搖頭，更熱情了，她拿着小飾品，嘴裡不停地噁裡哇啦，大概是說她的小飾品質量過關，價格合理吧。起初，我們還有點耐心，使勁搖頭，並用英語說No，告訴她我們不買。可小姑娘不管，非要我們買一件，大有強買強賣的意味。我和妻子生氣了，不理她，自顧自遊覽拍照。小姑娘毫不氣餒，一直跟着我們。

不一會兒，一小伙子向我們兜售當地的土特產。我和妻子不由皺了皺眉，剛才那位小姑娘還沒甩掉，又來一個小伙仔。但我和妻子不失禮貌，微笑着搖搖頭。小伙仔一看，高興極了，噁裡哇啦，不斷地向我們推銷他的土特產。

就這樣，我們的身後跟了一群兜售小玩意兒的生意人。我們走哪，他們跟哪。我和妻子遊覽的興趣索然，我憤怒地伸出左手，掌心向着他們，連連擺手，示意他們：別跟着了，我不會買你們任何一件東西，請你們走開。

這個動作，惹怒了他們。他們先前只是跟着我們，從不在前面擋我們的路，我作了這個動作後，他們呼啦一下衝了上來，把我和妻子團團圍住，臉上的表情似乎很生氣，噁裡哇啦的。我和妻子一句也聽不懂，也不知發生了什麼事。

我看架勢不對，急忙掏出手機，向導遊求救。導遊以最快的速度趕到了現場。她了解情況後，用當地語言跟他們溝通。導遊費了九牛二虎之力，他們才忿忿地離開。

圍攻我們的人走後，我和妻子鬆了一口氣。我和導遊說：我們不想買他們東西，並且我們的態度很明確，他們怎能這樣對待我們？導遊苦笑了一聲，說：在伊斯坦布爾，搖頭是同意的意思，他們以為你要買他們的東西；你伸出左手，表示你說他們賣的東西不潔淨。他們說，你不買就不買，哪能說東西不潔淨呢？他們都是虔誠的伊斯蘭教徒，豈能容忍這個。

聽了導遊的解釋，我和妻子愕然。世界之大，無奇不有，點頭Yes，搖頭No，我孤陋寡聞，以為是世之通理，卻在土耳其的伊斯坦布爾行不通了！